

黑面包

LE PAIN NOIR

[法] 乔治·埃马纽埃尔·克朗西耶 著

陈宗宝 译



〔法〕乔治·埃马纽埃尔·克朗西耶 著

陈宗宝 译

黑 面 包

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福州

黑 面 包

上 卷

〔法〕乔治·埃马纽埃尔·克朗西耶 著

陈宗宝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125印张 4插页 458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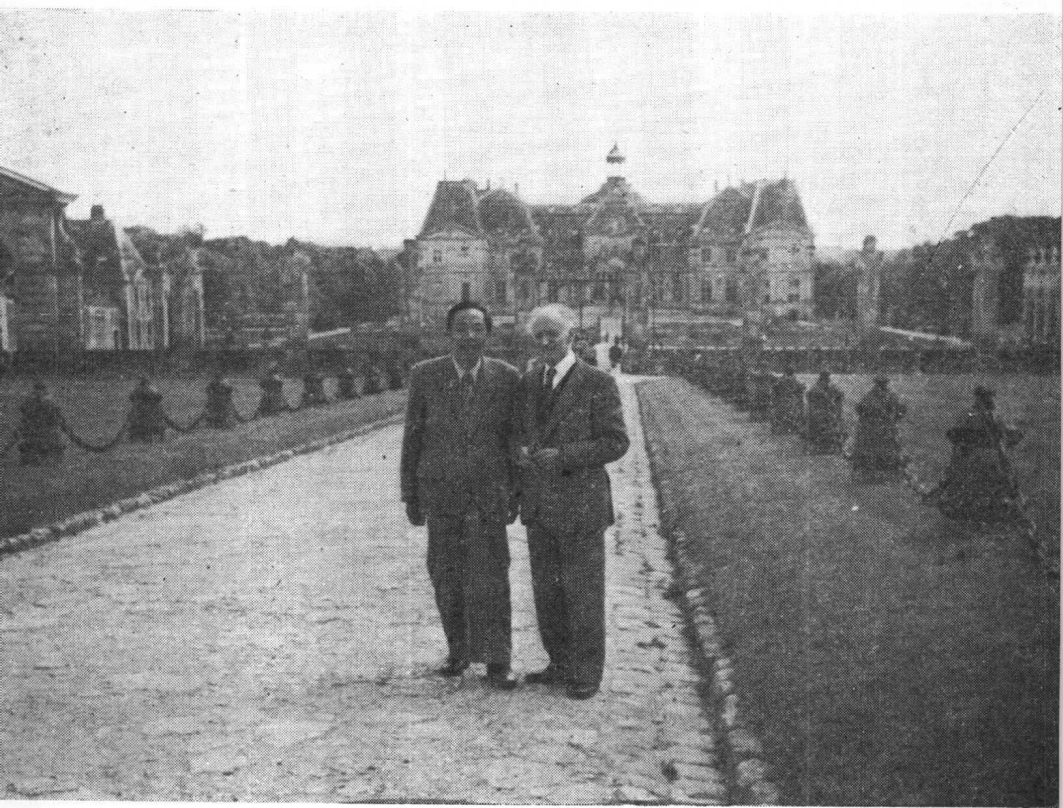
印数：1—11,000

书号：10368·186

定价：3.55元

Le Pain noir
G.—E. CLANCIER

据Editions Robert Laffont 1961年版



作者与译者

1984年7月摄于法国沃子爵宫后花园

乔治·埃马纽埃尔·克朗西耶是法国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黑面包》出版后轰动法国，销量高达百万册，曾获法国文学家协会小说大奖，并译成欧美主要文字，在世界声誉斐然。

这部充满着诗意与人情味的长篇巨著共分四部，通过主人公卡特丽娜童年、青年、壮年和晚年的坎坷际遇，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法国自巴黎公社迄今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卡特丽娜出身贫寒，母亲的早逝，使她九岁即肩负起家庭生活重担，出外当佣人。十五岁时善良无知，失身东家少爷，生一男孩，森严的门第迫使少爷出走，抛下卡特丽娜孤零零尝受人间辛酸。她与童年挚友结为夫妻，但发现丈夫战后失去淳朴的童心，变得颓废沮丧，借酒浇愁。婚姻不幸，使卡特丽娜私恋妹妹的情人，姐妹俩爱恨交加，痛苦的恋情至情人牺牲才结束。视为命根的儿子成年后厌恨母亲，窃走金银手饰，发奋经营，终于飞黄腾达，跻身上流社会。卡特丽娜失去儿子的爱，伤心至极，将晚年全部心血倾注在孙子和曾孙身上，在她精心培养下，他们成为名作家，用细腻的文笔描绘出法国社会风貌。

《黑面包》场面宏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一幅气势磅礴的画卷。小说内容深刻，情节跌宕，文字流畅，笔法新颖；时而如暴风骤雨，时而如小溪月夜，读之令人爱不释卷，既可得到历史的启迪，又可感受美的熏陶。

译 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文坛呈现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光怪陆离，目不暇接。正是在这时候，法国现代著名作家乔治-艾马尼埃尔·克朗西耶发表了巨作《黑面包》。从某种角度来看，《黑面包》的创作是有点偏离当时的文学潮流的。然而，这部巨作一问世，便深得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这部巨作包括四部故事连贯而又独成篇章的小说：《黑面包》（1956年），《国王瓷厂》（1957年），《城旗飘扬》（1959年），《最后季节》（1961年）。这四部合称《黑面包》。它从问世到一九八〇年，在法国国内已销售了八十万册，并在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尤其是这部巨作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期间被改拍成电视连续剧，其影响就更大了。电视片已作为一九八四年法中文化交流的项目之一，这也说明这部巨作的重要性了。

《黑面包》如何立足于法国文坛？是什么深深打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呢？

首先，作者乔治-艾马尼埃尔·克朗西耶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生动深厚的现实内容，以娴熟精练的艺术手法，以情致缠绵、诗意浓郁的格调，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成功地创作了

这部深刻反映现代法国社会生活底蕴与真谛的巨作：《黑面包》四部曲。

《黑面包》这部优秀作品通过对法国里摩日地区穷苦佃农夏隆一家几代人的坎坷际遭的描写，生动地概括了从巴黎公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一个世纪法国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的事件，突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广泛地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风土人情，甚至礼仪服饰等等，就其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堪称得上是法国现代社会的史诗。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艺术形象揭示生活的底蕴，追求理想和光明，抨击压迫和罪恶，表达人民的爱憎和愿望，因此使得这部巨作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正如作者所说，“谈论上个世纪末、甚至本世纪初几十年间人民的贫困和痛苦，我认为这也是提供证据，以反对现在种种穷困和不义的现象，哪怕是这些现象的形式现在与过去的不同”^①。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深深打动读者的心，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原因。作者在书中的立场是鲜明的，对美好的尽情讴歌，对丑恶的鞭辟入里；反映人民的苦难，始终给人看到希望和光明，揭露剥削者贪婪和凶残，使人感到他们虚弱的本质。他对人民深厚的爱，对被压迫者斗争的同情，对社会进步的坚信，对人类前途光明的信念，这一切都给我们以启迪和鼓舞。

《黑面包》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深深扎根在里摩日的土地之中，从大地深处吸取创作的丰富养份。书中许多事件、情节、人物，都是真实的，如夏隆一家的许多成员，就是作者外祖父母一家的人，许多情节是他外祖母的亲身经历；里摩日工人罢工运动的情景，便是以一九〇五年这个城市工人运动为素

^① 《故土》第128页。

材的，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据有关资料可以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佐证；甚至书中梅齐田庄地主马涅夫这个名字，就是原来田庄地主的真名。正因为这部作品来自现实生活，所以其根基特别深厚，其艺术的壮伟和价值便具有普遍性。克朗西耶说：“我发现一部作品根基越深，就越有可能具有普遍性。在根源与特色之间存在着一种常被人忽视的秘密联系。”^①他把作家与故土的关系，比做大树与土地的关系，只有根深，才能叶茂。这个譬喻的含义多么深刻啊！

二

克朗西耶在《黑面包》一书中塑造了数十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细致逼真的心理描写，鲜明突出的性格刻画，各自不同命运的安排，使众多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在这好比人物画廊的群像当中，作者最精心刻画的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卡特丽娜。《黑面包》四部曲，实际上是卡特丽娜一生的四个时期，好比一年的四季。作者以他外祖母坎坷一生为素材，倾注了全部的情感，塑造了这个光彩夺目的典型形象。

作者笔下的卡特丽娜，美丽，纯洁，善良，勤劳，顽强，好学，一生好比春蚕吐丝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全献给她的亲人和周围的人。她，由于生活所迫，很小就给人家放牛牧羊、带小孩、当佣人，饱尝辛酸苦楚；她，还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便挑起家务重担，替父亲分担忧愁，照顾有病的哥哥，抚养两个年幼的妹妹；她，在困境中幸亏靠巴底斯特老爹的帮忙才进了国王瓷厂当工人，但一看到女友朱莉在陶土采掘场做工所受的罪，遂主动把她

^① 同上第92页。

心去爱护、感化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使他感到母爱和家庭的温暖，从而变成懂事的好孩子；她，不论处于何种逆境，始终满怀信心，向往美好的事物，憧憬幸福的生活；她，年已半百，还孜孜不倦学文化，从目不识丁变成能读书看报；还是她，天生的诗人，云霞、山峦、田野、草木，大自然的一切，在她眼里洋溢着诗情画意，正如作者所说，“我外祖母很长时期没有文化，但我相信，就其感觉、听觉和叙事来说，她是实实在在的诗人”^①。总之，卡特丽娜这个人物，集中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她是伟大母性的化身。

当然，卡特丽娜并不是一个神化的偶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她对人生的认识，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开始很长时间，她只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摆布，苦苦挣扎，对任何人都是一样好心肠，梦想大家都能象富人一样生活。她说：“我想自己过去从没有什么坏心肠，不希望哪一个人遭殃；现在也没希望那些有权有势的富人遭殃，只不过希望：既然生活嘛，所有的人，工人，农民，应当象那些富人一样生活才是。”^②这种善良的愿望，只不过是幻想而已。无情的现实，母亲被地主逼死，巴底斯特大爷被资本家逼死，千万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切使她逐渐认识到社会是分成两个敌对阵营的：“一方是做工的，卖苦力的，难以糊口的人们；而另一方是那帮人：我们为之辛辛苦苦干活，而唯一得到的报酬却是要甘心当牛做马，要甘心受苦受难，要甘心面临欺压、饥饿和屠杀。”^③她的觉悟提高了，遂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中去。她满怀深情，把皮埃尔在示威冲突中被撕碎的一面旗子精心补缀好，安上旗杆，不顾军警

① 同上第101页。

② <最后季节>第五章。

③ 同上。

的搜捕，穿街走巷，亲自把旗子送到皮埃尔家里去；在罢工工人浴血战斗的日子里，她奋不顾身地随示威的队伍冲向里摩日监狱，为营救被捕的工人而勇往直前。

小说还通过她在爱情上的几经挫折，展示她炽烈的感情和美好的心灵，使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透亮。她在爱情上经历了三次起伏，首先是同贵族子弟萨维埃的关系，其次是同奥雷利安的关系，最后是同皮埃尔的关系，这三者的关系反映了爱情与门第、爱情与理智、爱情与道义的尖锐矛盾。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一个贵族少爷爱上一个贫贱的丫头，这是门第观念所不容的。卡特丽娜和萨维埃本来彼此都有爱慕之情，在萨维埃的姐姐艾美莉莲婚礼的舞会上，香槟酒和跳舞使两人如痴如醉，于是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关系。萨维埃第二天便动身去德国学习，而卡特丽娜却怀了孕，吃尽了苦头。这种悲剧难道是她的过失造成的吗？不，造成这悲剧的是社会的不平等制度。卡特丽娜和萨维埃不能公开恋爱，更不可能成为夫妻，萨维埃不能承认他的儿子，难道他们不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吗？

卡特丽娜和奥雷利安，两人青梅竹马，亲密无间。奥雷利安处处保护她，体贴她，真心爱她。就是当他知道了她已有身孕，他为了她的体面，为了她和孩子将来的身份和幸福，还诚实向她提出来，愿同她结婚。她却不愿意连累他，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他痛苦万分，索性替人应征入伍去了。卡特丽娜孤独寂寞，忍受着离愁别恨的折磨，深深感到自己不能没有他。经过多少曲折和痛苦，两人的心又紧紧贴在一起了。他们的爱情是纯洁的，他们的结合是情深意切的，他们的婚姻应当说是幸福的。然而，随着工人运动的风暴席卷里摩日，随着卡特丽娜视野的扩大，她在感情上却成了青年工人皮埃尔的俘虏，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他。

这个青年敦厚、勇敢、热情、无私，富有同情心，甚至每天晚上都来教她读书识字。她对皮埃尔的爱，不仅是因为他的热情打动了她的心，而且还包含着共同去改变生活的愿望，她从他双眸里既看到了他对她的深情和敬意，又看到了他要改变生活的意志和希望。然而，不论怎么样，她与皮埃尔的这种感情，到底是与道义相违背的，一方面她知道自己的妹妹杜瓦楠也深深地爱着皮埃尔，另一方面看到自己的丈夫奥雷利安痛苦、失望，整天借酒浇愁，有天夜里醉倒沟底，差点丧命。她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理智终于战胜了激情。最后，卡特丽娜和奥雷利安又和好如初。小说中是这样描写他们夫妻的晚年的：“说来也是，人生如同一条大江，把他们双双冲走了，经过漫长的冲击、沉浮和创伤之后，终于把他们抛在小江湾不管了，而滚滚的江水继续把其它惊恐的人儿卷走；如今，这种动荡的生涯渐渐安定下来了，慢慢成为遥远的过去了，卡特丽娜感到老夫老妻之间从未象现在这样充满青春活力，从未象现在这般恩爱！”^①这是对他们真挚爱情的概括和歌颂！

小说中作者着力塑造的另一个典型形象，是艾美莉莲·代雅里若。她是贵族小姐，俊丽、聪慧、泼辣、高傲；在卡特丽娜眼里，她简直是诺阿伊城的王后。她的外祖父雷佩尔家族是显赫的大贵族，国王瓷厂就是她的曾外祖父创建的。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她的祖辈就有几个人被送上断头台。大革命以后，雷佩尔家族败落了，国王瓷厂卖给了德·拉雷尼。到了艾美莉莲懂事的时候，她家的境况只徒有其表了。代雅里若一家的典型性，就在于它是已经没落而又强持尊严的贵族的真实写照。败落的贵族为了维持门庭，继续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只能依附于资产阶级，达到借尸还魂的目的。所以艾美莉莲这个高傲的小姐，后来嫁给了

^① 同上第十三章。

国王瓷厂老板的儿子，嫁给一个愚笨、丑陋的资本家少爷，企图通过联姻的手段，把国王瓷厂又夺回到雷佩尔家族的手里。这就铸成了她终生的不幸。婚后，由于生活庸俗，精神空虚，很快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最后甚至唆使两个纨绔子弟搞同性恋爱，利用逼债的手段，挑起两人凶杀，从而走上了罪恶的道路。这个贵族小姐的一生，从趾高气扬到消沉堕落，从自命不凡到路人侧目，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奥雷利安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金钱腐蚀了一切有钱人的灵魂；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有钱的娘儿，终日无所事事，总得设法消磨时光，一有偶然的₁机会，一遇到有什么稍不顺心的事，或者一时心血来潮，那就‘消磨’人命，而不是消磨时光了；艾美莉莲不折不扣就是这样₁一个凶手。”①

卡特丽娜和艾美莉莲，这是两个不同阶级、不同性格的人物。但自从卡特丽娜在街上看见艾美莉莲的头一天起，好象命运就把她俩拴在一起了。自始至终，两人的关系既对立又友善，既相互排斥又紧密联系，作者着力渲染超阶级的爱，目的要说明她俩都是所处的社会的受害者。

艾美莉莲和卡特丽娜处于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是贵族小姐，另一个是佃农的丫头，一个是资本家太太，另一个是普通工人的家属，两人是不可能₁有真正的友情的。残酷的现实，也使卡特丽娜看清了这一点。就在里摩日城掀起大罢工的前夕，资本家个个都怕得要命，千方百计妄图阻止这次大罢工，艾美莉莲这个老板娘也亲自出马，找到卡特丽娜家里，要她说服哥哥和丈夫，并通过他们去劝阻工人罢工。艾美莉莲软硬兼施，看卡特丽娜不被她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于是凶相毕露，进而威胁恫吓。但卡特丽娜毫不畏惧，心里想着：“以前，那位有钱人家的少女和那个穷苦人家的丫头，尽管地位不一，一富一穷，但仍不失为好友，

① 同上第十二章。

可现在，两人各在一个阵营……他们要把我们饿死，我们却叫他们破产……”^①又想：“我们的朋友巴底斯特老爹，正是因为被赶出您家的工厂，他才死的。”^②这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对剥削者的血泪控诉。

然而，处于两个敌对阵营的卡特丽娜和艾美莉莲，却通过弗雷代利克——卡特丽娜和萨维埃的私生子——把敌对阵营的两个家庭连结在一起，他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既有贵族代雅里若家的血统，又有佃农夏隆家的血统，因此卡特丽娜始终对代雅里若家是恨不起来了，对艾美莉莲的堕落也一直抱着同情、惋惜的态度，直至最后她被传到法庭上作证，可耻行径已公诸于众，卡特丽娜还十分同情：“在艾美莉莲一生中，这一时刻是与在诺阿伊城的时光连接在一起的。不过，我看到的是伟大的孤独……我希望艾美莉莲能感觉到我跟她一起在这里，希望她能看到我，能知道我至少是站在她一边的。”^③艾美莉莲外表高傲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颓唐，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孤独”！作者竭力要表明，艾美莉莲的堕落是社会所造成的，她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因而寄予一定的同情。然而，必须指出，艾美莉莲的“不幸”与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佃农、工人的不幸，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关于皮埃尔这个人物，作者给予同情和赞美，而皮埃尔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便是高举着无政府主义派的旗帜而被敌人杀害的。那么，作者是不是在称颂无政府主义呢？当然不是。对于无政府主义，作者通过社会主义派的达杜瓦对其进行抨击，指出无政府主义就象其旗帜的颜色，它象征着黑夜，象征着死亡，但这并不影响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具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皮埃尔这个形象的塑造，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在上

^{①②} 同上第五章。

^③ 同上第十二章。

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里摩日相当强大，作者在答记者洛朗斯·巴通提问时，曾就这个问题说道：“听我家里人说，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些头脑清醒、富有战斗性的工会积极分子；他们对大部分来自农村的里摩日工人群众进行了教育和介绍情况的工作，从而唤起了他们的政治觉悟。”^①

小说中还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如让·玛丽，马黎艾蒂，法朗赛，克洛蒂特，杜瓦楠，朱莉，帕伦，菲莉丝，阿梅莉，巴底斯特，弗雷代利克，达杜瓦，列奥纳尔，玛丽安娜，等等。克朗西耶在人物塑造上，很注意把握人物的本质特征，又赋予人物的鲜明个性，因而每个人物的音容举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

《黑面包》这部巨作的艺术特色是：结构严谨，诗意浓郁，文笔清丽。

这一巨作长达四部，作者为了整部作品形成有机的整体，在结构上是独具匠心的。全书开头第一句和结尾最后一句都是相同的：“沉重厚实的百叶窗上，有几个圆形的窗孔，小妮子正睁大眼睛望着……”这就使得长达上千页的作品首尾呼应，前后一致。而且，作品以黎明开始，又以黎明结尾，绝对不是普通的时序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含义。清晨，这是克朗西耶诗中经常吟咏的主题，清晨是一天之始，黑夜退去，霞光万道，万物苏醒，它象征着光明，象征着宇宙之初，万物之始。所以书中尽管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困苦，但始终使人感到充满希望，充满信任和欢乐。哪怕生活再苦，世界在卡特丽娜眼里是那样

^① 《故土》第116页。

神奇瑰丽，一声鸟鸣，一片云朵，一阵风吹，一朵野花，都深深激动着她幼小的心灵，使她对生活充满幻想和无限的爱。小说以清晨开始，其寓意都在于此。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脱落蹊径，不主故常的艺术构思。

小说是奔流不息的长河，克朗西耶认为这是小说的真谛。在长河流淌过程中，卷走了无数的生命，而这无数的生命，恰似一条条涓涓小溪，汇集成一条奔腾的长河。所以他说：“小说是时间的诗，是正在消失、流逝、作者将其变成多种多样消失形式的时间的诗。”^①《黑面包》这部巨作，正是一部跨越一个世纪的长诗；在这百年的时间里，多少生命被历史的长河卷走了，消失了，然而每人的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爱情与创伤，又是千差万别，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消失形式”各异的时间的诗。

既然小说似长河，人物的命运如流入这长河的小溪，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把一个个人物的命运纳入社会变革的运动中，有血有肉地体现他们在法国工业化世纪的际遇，这正是这部巨作的时代感特别强烈、格外真实的原因。他描写人物，避免从简单的观察和单一的写实出发，而是把现实与回忆、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交叉穿插，从而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达到诗化的境界。他说：“一方面是小说家，另一方面是诗人（这‘一方面’和那‘另一方面’纯粹是形式，因为对我来说，诗人，小说家，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我一直注意把这两种写作结合起来，即写诗和写小说。”^②作者把这种创作方法称为诗化现实主义。

《黑面包》这部巨作如此感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作者善于通过真实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情节来反映生活的底蕴。这里且以卡特丽娜的母亲玛丽三次卖头发为例：第一次是货郎看见她一头乌黑

① 《乔治-艾马尼埃尔·克朗西耶》《今日诗人丛书》之一，第73页。

② 《故土》第131页。

长发，情愿用一块绸布换取她的长发。正在这当儿，她丈夫回家了，发现货郎竟要买他妻子的头发，一下子火冒三丈，恨不得把货郎痛揍一顿；第二次是玛丽主动把货郎叫到家里来，货郎以为她要买什么东西。当他知道她什么也不买，气急败坏，要追打喊他上楼来的孩子。后来知道玛丽是要卖头发，便百般刁难，故意杀价。事后她丈夫得知，闷声不吭了；第三次卖发，她丈夫看到桌上的钱，脸上露出了笑容……小说正是通过这些富有戏剧性的细节描写，把人物的不同心理刻划得淋漓尽致，把人物的不同面目、性格描绘得维妙维肖。而这些细节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底蕴；夏隆的家境每况愈下，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如，小说中通过几件首饰的变故，也深刻反映生活的变化。夏隆有几样祖传的金首饰，他看做了不起的家珍，只在星期天才从柜子里拿出来给妻子装扮一下。后来为了给儿子法朗赛治病，不得不把首饰作为抵押，向义子帕伦借了一笔钱。等到卡特丽娜结婚时，帕伦把几件首饰如数赠给她做贺礼，于是首饰又回到夏隆家。然而，卡特丽娜的儿子弗雷代利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前线回家后，为了还债，竟把他母亲的这些首饰偷去卖掉。末了，弗雷代利克发迹，成为阔佬，为了偿还这笔“债”，追根寻源，买回了金项链原件，又凭记忆重制了另几件首饰，一起送还他母亲。作者通过首饰前前后后的遭遇，把几代人之间的关系，把他们不同的心理活动，不同的伦理观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画面生动，意味深长。

克朗西耶又是著名的记者，在小说中常常采用素描的笔法，寥寥数笔，便勾画出一情一物的容貌和性格特征；抒情咏物，铺陈叙事，摒弃一切议论或说教。他善于深刻细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是直接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使读者对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能一目了然；或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感受，来反映人物